

小妇人

[美] 路易沙·梅·奥尔科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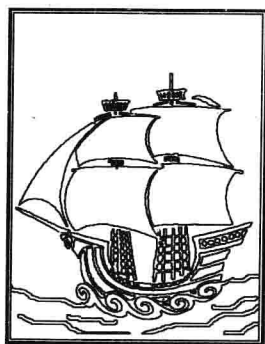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第17部

小 妇 人

[美] 路易沙·梅·奥尔科特 著
李 鹏 译



导

读

这是一部小说化的家庭日记，一本道德家世小说。马奇家四姐妹对自立权力的追求及她们对家庭的忠诚眷恋构成了一对贯穿全书的矛盾。小说刻画了主人公梅格的高贵虚荣，乔丰富的创造力和躁动的感情，艾美的优雅自私和贝思的忘我无私。是一部实用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并存的作品。

作者路易沙·梅·奥尔科特，美国 19 世纪著名的女作家，代表作有《医院随笔》、《小男人》、《乔的男孩子们》等。

第 一 部

第一章	朝圣者	(3)
第二章	圣诞快乐	(16)
第三章	在劳伦斯家里的男孩	(30)
第四章	沉重的负担	(44)
第五章	友邻睦居	(59)
第六章	贝思找到了丽宫	(74)
第七章	艾美的耻辱谷	(83)
第八章	遇上了恶魔的乔	(92)
第九章	梅格勇闯名利场	(105)
第十章	匹克威克社和邮箱	(126)
第十一章	试验	(137)
第十二章	劳伦斯的营地	(152)
第十三章	空中楼阁	(177)
第十四章	秘密	(189)
第十五章	一封电报	(201)
第十六章	书信	(212)
第十七章	患病中的贝思	(222)
第十八章	黑暗的日子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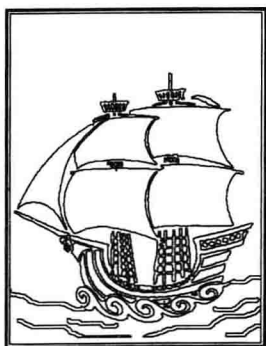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艾美的遗嘱	(241)
第二十章	密谈	(251)
第二十一章	劳里恶作剧，乔来讲和	(260)
第二十二章	怡人的芳草地	(274)
第二十三章	马奇婶婶解决难题	(283)

第 二 部

第二十四章	闲聊	(299)
第二十五章	初婚	(313)
第二十六章	艺术尝试	(321)
第二十七章	文学课	(333)
第二十八章	做家务的经验	(342)
第二十九章	出访	(359)
第三十章	后果	(374)
第三十一章	海外来鸿	(388)
第三十二章	温柔的烦恼	(400)
第三十三章	乔的日记	(415)
第三十四章	朋友	(430)
第三十五章	伤心	(448)
第三十六章	贝思的秘密	(461)
第三十七章	新的印象	(468)
第三十八章	束之高阁	(482)
第三十九章	懒散的劳里	(497)
第四十章	死荫之谷	(514)

第四十一章	学着忘却	(522)
第四十二章	孤独	(536)
第四十三章	惊喜	(546)
第四十四章	我的夫君，我的太太	(566)
第四十五章	黛西和德米	(573)
第四十六章	在雨伞下	(581)
第四十七章	收获季节	(599)

第一部



第一章 朝圣者

“圣诞节没有礼物可怎么过呢？”乔躺在小地毯上发着牢骚。

“这么贫穷的生活真让人受不了！”梅格嘟哝着，也是一样的沮丧。她身上的那件破衣服一直让她觉得难堪，低头望着自己的衣服，她心里越发厌烦了。

“这世界太不公平了，我们一无所有，可有些女孩子那么富有，天天享受荣华，什么也不用愁，真是不公平！”艾美鼻子一哼，似乎很瞧不起那些富家千金，而从她的眼里却流露出羡慕的神色，甚至是有些嫉妒了。

“贫穷算得了什么，我们还有父母姐妹。”坐在角落里的贝思的一句话顿时改变了屋里的气氛。生活里毕竟还有让她们满意的地方。这句令人欣慰的话好像带着神奇的魔力，使四位年轻漂亮小姐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在炉火的照映下更是动人。

“我们现在仍没有父亲，可能很长时间都将没有。”乔伤心地冒出这样一句话，大家脸上的光辉也随之转瞬即逝了。每个人都想起了远方战场上的父亲，她们深知父亲面临的危险，也都在心

里默念着“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父亲了”。

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都一言不发，彼此对望着，她们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哀伤。

梅格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父亲正在军营里受苦受难，我们在家也不该花钱享受，要节省用钱，妈妈也是这么说。我们应该做出一点牺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安。”梅格说完苦笑了一下，好像是在嘲讽自己刚才说过的那些无可奈何的话。

“我们每人只有一元钱，能做什么呢？就算全捐献给部队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倒是很想买那本《水中女神》，你们不知道它是多么吸引人。”乔说。她脸上激奋的神色好像在告诉大家《水中女神》已在她的手里了。可这种神色又马上被叹息遮掩了。

“我本来想买些新乐谱。”贝思轻轻叹了口气，但她的声音轻得谁也没听到，像是在自言自语。

艾美倒是毫无顾忌，斩钉截铁地说：“我要买一盒精致的费伯氏画笔。”

“为挣这些钱，我们花了多少心血，下了多少功夫啊！反正妈妈也没说这钱该怎么花，不如我们各自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算是圣诞节的礼物，大家也好高兴高兴。再说妈妈也不愿看到我们两手空空地过圣诞节呀。”乔大声说道。

“就是嘛，我一天到晚都跟那些讨厌的孩子混在一起，当他们的老师简直是对我的折磨，那时我真想逃回家来轻松一下。”梅格又开始了抱怨。

乔也提起了自己的烦恼，对着梅格说：“你那几个学生能烦到哪儿去呢？那个神经质的老太太才真叫难缠。我好几个小时都要跟她关在一起，被她使唤得团团转，她还总是这也不满意，那



也不满意。我真想大哭一场或者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算了。”

“抱怨又有什么用处呢？”贝思说，“但洗碗、打扫房间确实是最辛苦的工作，这么干活令我烦闷不已，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双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纤细灵活了，这些僵硬的手连钢琴也弹不了。”她凝视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叹了一口气，这回每个人都听到了。

艾美嚷了起来：“我觉得我最不幸，因为我要上学，每天都要听那些高傲女孩的冷嘲热讽。她们既爱慕虚荣又没有教养，如果你不懂功课，她们就让你下不了台。爸爸没有钱，衣着不体面，她们也会以此取笑，来自我标价。鼻子长得不漂亮也要被她们侮辱。”

“你是说‘标榜’吧？别念成‘标价’，好像爸爸是个腌菜坛子似的，”乔边笑边纠正。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对此不必‘冷嘲日（热）讽’，尽量用优美的词句是件好事，这有助于增加‘字（词）汇’。”艾美义正辞严地反击。

“别斗嘴了，姑娘们。乔，难道你不希望我们拥有爸爸在我们小时候失去的钱吗？哦，如果我们没有烦恼，那该多幸福啊！”梅格说。她还记得过去的好时光。

“但前几天你说我们比起王孙公子来要幸福多了，因为他们虽然有钱，却一天到晚明争暗斗，烦恼不休。”

“贝思，我是这么说过，嗯，现在也还是这么觉得，因为，虽然我们不得不干活，但我们可以互相安慰，而且，如乔所说，是蛮快活的一伙。”

“乔就是爱用这些粗俗的字眼！”艾美批评道，用一种谴责的

眼光望着躺在地毯上的细长身躯。乔立即坐了起来，双手插进衣袋，吹起了口哨。

“别这样，乔，只有男孩子才这样做。”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吹。”

“我非常讨厌粗鲁、没有淑女风度的女孩！”

“我讨厌虚假、矫揉造作的黄毛丫头！”

“‘小巢里的鸟儿总是和睦的，’”和事佬贝思唱着歌儿，脸上的表情滑稽有趣。尖着嗓门的两人化为一笑，“斗嘴”就此结束。

“我说姑娘们，你们两个都不对，”梅格开始以姐姐的身份说教，“约瑟芬，你已经长大了，不应再玩男孩子的把戏，应该变得淑女一些。你还是小姑娘时这倒没有什么，但你现在已长得这么高，而且也网起了头发，就得记住自己是个年轻女士。”

“我不是！如果网起头发就把我当女士的话，我就梳两条辫子，直到二十岁，”乔边大声叫边拉掉发网，披落一头栗色的长发。“我恨我得长大，得做马奇小姐。我恨穿长礼服，拘谨得像一朵没有生命的蓝菊花。我喜欢男孩子的游戏，男孩子的活儿以及男孩子风度，却偏偏是个女孩子，实在是倒霉透了。做不成男孩子让我一直都很失望，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因为我是那么想跟爸爸一起参加战斗，结果却只能呆坐在家中做女工，像个死气沉沉的老太太！”乔抖动蓝色的军袜，把里头的针弄得铮铮作响，线团也滚落到一边。

“可怜的乔！这是很糟糕，但有什么办法呢？你也只能把自己的名字改得男子气一些，扮演我们姐妹的哥哥，找点安慰。”贝思一边说，一边用柔软的双手轻轻抚摸着靠在她膝上的头发蓬乱的脑袋。



“至于你，艾美，”梅格接着说，“你过于讲究，过于刻板了。你的神态现在看上去挺有趣，但要是不用心改变它，长大了就会变成个装模作样的小傻瓜。如果不刻意作态，你的言谈举止倒是十分优雅的，不过你那些荒谬的言语和乔的粗话却是半斤八两。”

“如果乔是个假小子，艾美是个小傻瓜，那么请问，我是什么？”贝思问道。

“你是个乖宝贝，再没别的。”梅格亲热地答道。此话无人反驳，因为这位“小老鼠”是全家人的宠儿。

由于年轻的读者们喜欢知道“人物相貌”，我们趁此机会把坐在黄昏的余辉下做针线活儿的四姐妹概略描述一下。此时屋外的冬雪正轻轻飘落，屋内炉火噼啪欢响。虽然这间旧房子铺着的是褪了色的地毯，摆设也相当简单，但却显得十分舒适：壁凹内堆满了书本，墙上挂着一两幅雅致的图画，窗台上是绽放的菊花和圣诞花，屋里洋溢着一片宁静、温馨的家庭气氛。

大姐玛格丽特，十六岁，出落得十分标致。她肌肤洁白，体态丰盈，大大的眼睛，甜甜的笑容，一头棕色秀发又浓又厚，双手白皙，这令她颇为自得。十五岁的乔身材修长，皮肤黝黑，见了使人想到一匹小公马，她修长的四肢，她仿佛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她嘴巴刚毅，鼻子俊俏，异常敏锐的灰色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一切，眼神时而风趣，时而炽烈，时而又像在沉思。浓密的长发使她显得特别美丽，但为了方便，长发通常被她束入发网。她双肩圆润，大手大脚，穿着又宽又大的衣服。她正迅速长成一个成熟的女性，心里却极为不愿，因此常常流露出这个阶段的女孩所特有的尴尬神情。伊丽莎白，大家都叫她贝思，十三岁，秀发润泽，肤色红润，目如秋波。她举止腼腆，声音羞怯，

神情宁静而深远，被父亲戏称为“小宁静”，此名非她莫属，因为她似乎独个生活在自己的伊甸园中，只敢出来会会几个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年龄最小的艾美，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至少她自我感觉如此。她生得纤细端庄，肌骨晶莹，一双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卷曲披落肩头，言谈举止十足一个讲究风度的年轻女子。四姐妹的性格如何，就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吧。

时钟敲响六下，贝思已经扫干净了壁炉地面，把一双便鞋放到旁边烘干。看到这双旧鞋子，姑娘们想到妈妈就要回家了，心情明朗起来，准备迎接妈妈。梅格停止了训导，点上了灯。艾美不用人说，就让开了安乐椅。乔则坐起来把鞋子挪近火边，一时忘却了自己的疲倦。

“鞋子太破旧了，妈咪得换双新的。”

“我本想用自己的钱给她买一双。”贝思说。

“不，我来买！”艾美嚷道。

“我最大，”梅格刚开口，就被乔坚决地打断了——

“爸爸不在家，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了。鞋子还是由我来买。爸爸跟我说过，他不在家的时候要我好好照顾妈妈。”

“我觉得应该这么做，”贝思说，“我们各自给妈妈送件圣诞礼物，我们自己什么都别要了。”

“好妹妹，那才像你！我们送什么好呢？”乔嚷道。

大家都认真想了一会，梅格似乎从自己漂亮的双手得到启发，宣布道：“我要给妈妈送一双精致的手套。”

“送双最好的军鞋。”乔高声说道。

“我要送些镶边小手帕。”贝思说。

“我会送一小瓶古龙香水。因为妈妈喜欢，而且不用太花钱，



我还可以省点钱给自己买铅笔。”艾美接着说。

“我们怎么个送法呢？”梅格问。

“把礼物放在桌上，把妈妈带进来，让她在我们面前亲自拆开礼物。你忘记我们是怎样过生日的吗？”乔回答。

“每当我坐在那张大椅子上，头戴花冠，看着你们一个个上前送上礼物，吻我一下时，心里总是慌得很。我喜欢你们的礼物和亲吻，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礼物拆开，我就吓得心里直打鼓儿，”贝思说，正在烤茶点的她把脸也烘热了。

“先别告诉妈咪，让她以为我们是为自己准备的，给她一个惊喜。我们明天下午就得去办货，梅格，圣诞夜的话剧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呐。”乔说话的时候倒背着手，抬高了头，从房间一端走向另一端。

“演完这回，以后我就不演了。我年岁大了，该退出了，”对“化装游戏”一直童心未泯的梅格说。

“你不会的，我知道，只要让你戴上金纸做的珠宝，披下头发，身穿白长裙摇曳而行，你就不会停止的。因为你是我们见过的最出色的演员，如果你退出，那么一切都完了，”乔说，“我们今晚应该排练一下。来，艾美，试演一下晕厥那一场，你演这幕时生硬得像根拨火棍。”

“有什么办法！我从来没见过人晕倒，我才不想像你一样直挺挺地摔倒，弄得自己青一块紫一块的。如果我可以轻轻地倒在地上，我就倒下，否则，还不如体面地倒在椅子上。即使雨果真的用枪指着我也是这句话。”艾美回答，表演天赋并不高的她，是因为她年纪小，碰上歹徒的尖叫声由她发出更可信而被选派这一角色。

“这样来：两手这样握着，摇摇晃晃地走过房间，发狂般地叫喊：‘救救我！罗德力戈！救救我！’”乔做示范，夸张地尖叫一声，令人毛骨悚然。

艾美跟着模仿，但她伸出的双手却僵硬无比，发出的尖叫声与情景相差万里。她那一声“啊！”不像是感到恐惧和极度痛苦，倒像是被针戳了一下。乔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梅格却放声大笑，贝思看得有趣，把面包也烤糊了。

“你真是不可救药！演出时尽力而为吧，如果观众笑你，可别怪我。梅格，来吧。”

接下来就顺利多了。唐佩德罗一口气读下两页挑战世界的宣言；女巫黑格把满满一锅蟾蜍放在火里炖，妖里妖气地给它们念一道可怕的咒语；罗德力戈力拔山河地扯断锁链；雨果狂叫着“哈！哈！”在悔恨和砒霜的折磨下死去。

“我认为这是做得最好的一次，”当“死去”的反角坐起来揉擦肘部时，梅格说。

“乔，你能写出这么好的剧本，而且演得这么出色，简直不可思议！你真是莎士比亚再世！”贝思喊道。她坚信姐妹们才华横溢，无所不能。

“过奖了，”乔谦逊地回答，“《女巫的咒语》是挺不错的，这个歌剧式的悲剧不过我想演《麦克佩斯》，如果我们能给班柯一扇活地板门的话。我一直想演刺客这一角色。‘我眼前看到的是一把刀吗？’”乔轻声朗诵，像她所见过的一位著名悲剧演员一样，转动着眼珠，两手抓向空中。

“错了，这是烧烤叉，你放上去的也不是面包，而是妈妈的拖鞋。贝思看入迷了！”梅格叫起来。众姐妹大笑不已，排练也



在一片笑声之中结束。

“我的女儿们，看到你们这么快活我很高兴。”门口传来一个令人愉快的声音，于是这些演员和观众转过身来，迎接一位细高个儿、充满母性的女士。她神情可亲、令人愉快。她的衣着虽不华丽，但仪态高贵。在姐妹们心目中，这位头戴一顶过时的无边小圆软帽，身披灰色外套的女士是天下最出色的母亲。

“小宝贝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事情太多，要准备好明天就得发出的箱子，中午没能来得及回家吃饭。贝思，有人来过吗？梅格，你感冒好点没有？你看上去累极了，乔，来吻我吧，宝贝。”

马奇太太慈爱地一一询问，一面换去湿衣物，穿上暖和的拖鞋，坐在安乐椅中，把艾美拉到膝边，准备享受繁忙的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姑娘们纷纷行动起来，各显身手，尽量把一切都布置得舒适怡人。梅格整理好茶桌，乔搬木柴并放椅子，却把木柴丢落一地，把椅子也打翻，弄得咔嗒直响，贝思忙碌而安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匆匆来回穿梭，而艾美则袖手旁观，发号施令。

大家都聚到桌边的时候，马奇太太说：“用饭后，我有好东西给你们。”她的脸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快乐。

姐妹们脸上立即现出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贝思顾不得手里拿着饼干，拍起了手，乔把餐巾一抛，嚷道：“信！信！爸爸万岁！”

“是的，一封令人愉快的长信。他一切都好，冬季也不会熬得很苦，我们不必担忧。他祝我们圣诞快乐，事事如意，并特别问候你们这些姑娘们。”马奇太太边说边用手摸着衣袋，似乎里头装着珍宝。

